

# 大/美/重/庆

## 朝天门的“门”

阮红成

朝天门，对一个刚来渝中区工作不久的我来说，是仰慕已久的。早就听说这里是重庆的眼睛，是山城的灵魂，是看这座城市的第一扇“门”。

可是眼前，并没有一扇真正有门框、有门环的木门或者石门。看到的，是一片浩浩荡荡的天光水色。长江和嘉陵江，两条脾气完全不同的大江，就在我的脚下紧紧拥抱在一起。一急一缓，缠绵交融，再也不分开，朝着东边云雾蒙蒙的方向，滚滚流去。这宏大的江景，这像大门一样的缺口，这城市和万里山河的初次见面，不是“门”，又是什么？

我的身边，是热闹的人间。这个平台，这个新建的广场，平整又开阔，大得仿佛能装下一整个秋天的风。早就不是老照片里那样——石阶歪歪斜斜，缆绳交错，货箱和扁担挤成一团。老人们穿着雪白的绸衣，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拳，手臂在空中划出圆润的弧线，好像要把眼前的江水也一起揽进怀里。孩子们的笑声像一串串清脆的铃铛，他们追着、跳着，红扑扑的脸蛋，是清晨里最鲜亮的颜色。有几个年轻人，靠着线条流畅的栏杆，举着手机，把自己和整个城市的背景拍在一起；他们不说话，只是笑，那笑容里，满是藏不住的安稳和满足。这里，既是看得见山、望得见水、留得住回忆的地方，也是承载着历史、展现着现在、迎接未来的重庆名片。

这就是朝天门的“门”了。它不再是迎接皇帝使者、接收圣旨的那道严肃、让人不敢喘气的官门。它成了老百姓的家门，一扇向着生活、向着快乐敞开的门。门里面，是他们的晨练、他们的玩耍、他们悠闲的远望；门外那万里的江涛，也好像只是他们家门前一幅更壮丽的画。我突然感到，这一门之隔，隔开的原来是两个时代。从前的门，是隔阂，是等级，是遥不可及的权威；如今的门，是融通，是共享，是伸手就能碰到的幸福。

我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落到广场尽头，那几级更高的台阶上。那里，零散地站着几个人，穿着同样的白衬衫，同样的深色西裤，正对着脚下的江水和对面的楼房指点。他们站得并不显眼，但那种认真专注的神情，和周围轻松的气氛有点不一样。其中一位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背却挺得笔直，双手叉在腰上，正听着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同伴说话。他时而点头，时而抬手，指向江心某个地方，或者更远处那片正在崛起的新城。

他们是在看什么呢？是在看江上来来往往、打扮漂亮的游轮吗？那些游轮载满了各地来的游客，正把“朝天门”这三个字，当作重庆最响亮的名片，传向四面八方。或者，是在看更远处，江边那些巨大的、静静站着的龙门吊，和密密麻麻的集装箱？那些是这座城市跳动不止的血管和骨架，是城市繁荣的无声宣告。

看着他们，我忽然想起昨天在街边小店里听到的一段闲聊。那是一家开在陡峭石阶旁的老茶馆，桌椅都被磨得发亮。几个老茶客，用浓重的重庆话，在缭绕的水汽里摆龙门阵。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，倒是他们街道这几年的变化。

“我们那条老街，以前坑坑洼洼的，下雨天水都能淹到膝盖。”一位老汉说，“现在好了，街道干部带着人，把路修得平平整整，两边还种了花。”

“就是就是！”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人接过话，“去年搞老旧小区改造，那些年轻党员挨家挨户听意见，忙前忙后半年。你看现在，外墙刷新了，电线埋到地下了，还装了电梯。我们这些老家伙上下楼方便多了。”

我不禁向历史的深处望去。这朝天门，何曾有过一刻真正的平静呢？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这里是出征的士兵最后回望家乡的地方。我仿佛看见，一队队穿着褪色军装的年轻人，从这里上船东去，他们的背影在江雾里渐渐模糊，只有腰间的皮带扣还在晨光中微微发亮。那时的门，是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悲壮之门。

这门，也是抗战时期运送物资的生命之门。曾经，那些皮肤黝黑、身体结实的工人，和来往的军人一起，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。那时的繁荣，是一种同心协力、坚韧顽强的繁荣，像军人扎紧的绑腿，一步一步，走得结实。

如今，在这和平的年代，军人的色彩依然点缀着门前的风景。不远处，一个身姿挺拔的年轻人扶着他年迈的爷爷，老人胸前戴的纪念章在阳光下微微闪光。更远些，几个穿着旧军装的老者聚在一起，望着江面，也许在回忆他们曾经守卫过的山河。那紧绷的绑腿，已经松开了，变成了广场上老人手中舒缓的太极扇，变成了孩子脚下滚动的彩色轮。那离别的呜咽声与艰辛的号角声，也早已被游船上旅客们的欢笑声代替。

我正想着，高处的那几个人好像商量完了。那位花白头发的长者最后看了一眼江面，转过身，竟然沿着台阶，慢慢朝着我们这热闹的广场走来。他的步子很稳，带着军人般的沉稳，脸上是一种思考后的平静。他没有走向停在一旁的黑色轿车，而是直接走向广场边上一个挂着“两江游”牌子的旅游服务点。

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正在热情地给游客办票、回答问题。看见长者过来，一位像是负责人的年轻女子立刻迎上前，脸上带着专业又真诚的微笑。长者弯下腰，用纯粹的重庆话，温和地问：“小妹，最近游客多不多？”

“多！比去年这时候又多了不少，”年轻女子声音清脆地回答，眼里闪着光，“特别是夜游项目，特别受欢迎。游客们都夸重庆夜景漂亮，说我们的服务也周到。我们还收到了很多建议，正在规划新的特色航线呢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指着服务台上的宣传册和电子屏幕，上面正滚动播放着两江两岸灿烂的夜景。

夕阳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落到了西边的山后，把最后一片绚丽的霞光，尽情地洒在江面上。整条大江，仿佛流淌着融化的黄金与火焰。对岸那些摩天大楼的玻璃墙，反射着这壮丽的光芒，像一串被点燃的、巨大的火炬，宣告着这座城市的夜晚，即将展开另一幕繁华。那几艘灯火通明的游轮，已经慢慢离开码头，载着满船的惊叹和欢笑，滑进了那片金色的画卷里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渝中区人武部)



巴/渝/风/物

## 我把蜡梅带回家



谭腊梅

梅花无意把枝伸/朵朵花开不染尘/冰清玉洁本天真/独领风骚不争春

写蜡梅的诗很多，唯这首是我最爱。或许因为我也叫腊梅，名如花，花似名，这缘分，总让我对它多一份静默的亲近。

前些日子听文友说，在重庆北碚有个静观蜡梅博览园，那里的蜡梅有几十个品种。于是，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去北碚观赏蜡梅。

一个冬日周末，我约了几位好友一起，在这蜡梅盛开的季节，我们赶去蜡梅博览园，看到了满园的各种梅花，我在这里洗心又洗肺。

园中梅意正浓，我们走在小路上，左右两边盛开的蜡梅，微风拂面，香气随风钻进口鼻，渗入心肺，让人肺腑通透，心神俱静。我真想躺在这片幽香之中，让满身上上下下里外都沁满蜡梅花香，让魂也染上梅的气韵。

走出梅园，公路边有很多花农在卖蜡梅，我挑了两束茎秆粗朴，花苞密实的，像是把整个梅园的静气都握在了手里，我决定把这两束蜡梅带回石柱家中。古有杜甫折梅寄远，而今，我也折梅赠己。

归途漫长，我小心翼翼护着两束蜡梅花，先坐地铁，再坐动车。一路上，我像护婴孩一样护着蜡梅花。上下车人群拥挤

时，我将梅花高举过头，坐在车厢时，我把梅花轻轻倒立放在旁边，用我的身体护着它。我成了最显眼的一位乘客，回头率高涨，邻座的人轻叹：“好香啊！”我微笑点头。

回到家中，插瓶，注水，加几粒盐，放在桌子中央，精心养护。从此，每天清晨在香气中苏醒，让人心情大好，美好的一天就在身心愉悦中开始。每晚回家，推门进屋，一袭梅香扑面而来，家的味道不一定定是炊烟，也可以是梅香。

北碚的蜡梅，在我石柱的家里静静开了十来天，没有凋谢的迹象，依然盛开着，香气依然弥漫在屋子里。偶而心情纠结，走到花瓶前站一会儿，那些褶皱就被梅花香气熏软、抚平。

有些风景只适合远观，有些心动只适合收藏。而我却把蜡梅带回家，因为我带回家的不只是束花，不只是将清香从自然带到人间，更是一个清冽而温柔的提醒：生活可以这样静，这样香，这样不争不抢，却自有芬芳。

腊梅爱蜡梅，是巧合，也是缘分。我在它的香气里，认出了自己本该有的模样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石柱县政协)

## 诗/绪/纷/飞

### 福报(外一首)

殷贤华

外婆坐在不老松下  
嘴角漏的，定是南山的风  
外婆常常喊错儿女的小名  
比如光琼喊成光珍  
光华喊成光强  
多值得炫耀呀  
儿女八个 个个生龙活虎

这是外婆一生修渡的东海

喊错名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 
舅舅、姨娘个个随母，也乱喊  
有喊老妈的，有喊妈咪的  
有喊娘亲的，有喊皇额娘的  
声音稚嫩，几十岁的人  
似乎瞬间回到外婆的襁褓

暖  
深夜，我挑灯疾书

窗外袭来一股寒流  
我正待起身，窗门已自动关上  
我不知道这出自风的手  
还是外婆的手  
  
屋内暖和起来  
我笑了，墙上的外婆  
正笑吟吟地看着我  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# 地铁沿线

林勇

广场很幸福  
街上有湖、有霞  
人人面善心和的  
古镇，迎送八方来客

大石、冉家两坝  
早无巨石、古宅可寻  
只有耸峙的高楼

一条路，名唤和睦  
是道路比人更知天性  
还是人类对其太多寄寓

起点站跳磴  
已无磴可跳，脱离物象的  
地名，只剩满满的猜想和回忆  
丹鹤，是有过神鸟驻足

还是梅妻鹤子的高人  
曾以此为家

只有华岩寺、红岩村  
石桥铺、园博中心……  
还能想见一座庙  
一段历史、一个历久的街市  
一处人造的景观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结缕草

王景云

今日我怀有愧意  
无数次坐在树荫下  
草坪上，看书，歇凉  
它没有一丝怨由  
每次都捧着温婉的词句  
包容我的踩踏和理所应当

放眼望去，大片的绿意

在唯美主义的画面浮现  
近处小朵儿小朵儿的白蘑菇  
在细小的结缕草间隙  
挤占几毫米的空间  
它饮雨水长大  
  
一只白色小蚊  
在蘑菇顶端，吹着晨风

这蘑菇是不是它的悬崖  
草叶上的露珠  
指引我说出晶莹  
清澈的眼眸  
看到的人间  
一直住在我的诗里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